

电影《火锅英雄》叙事分析

吴丛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6)

摘要:《火锅英雄》是导演杨庆继《夜店》之后拍摄的第二部大荧幕作品, 两部影片的题材都选用了国产电影中很少有导演触碰的题材——劫匪题材, 导演杨庆借助这种敏感题材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话语空间。本文将从电影叙事学角度, 主要是利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 对影片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以求对影片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火锅英雄》 电影叙事学 符号矩阵

中图分类号: (字号:楷体小五黑体) **文献标识码:** (字号:楷体小五)

从 1895 年电影诞生到现在, 电影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叙事能力的艺术形式。故事片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影片, 这说明讲故事/叙事对电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曾说电影将叙事性“深深嵌入自己的体内”, 电影必须成为“讲故事的能手”。^[1]电影作为讲故事的机器,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电影成为电影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一、影片概述

《火锅英雄》是一部融合了犯罪、悬疑、青春、励志等多种元素的电影。讲述了刘波、许东、王平川三个人合伙开了家洞子火锅, 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为高价转让火锅店, 三人私自扩建, 不小心打穿了理财公司的金库,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钱, 三人陷入拿钱还是报案的拉锯战。刘波等人为补洞找来初中女同学于小慧帮忙, 却没想到因为这个洞让四人卷入了一场金库抢劫案中。

中国观众对劫匪片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香港或者好莱坞制作的警匪片, 由于题材敏感和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 内地导演很少去触碰这类题材。但导演杨庆似乎对“打劫”这个题材情有独钟, 与好莱坞大制作的警匪片不同, 杨庆喜欢在较小的空间里完成“抢劫故事”。2009 年杨庆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夜店》, 影片讲述了在一家小型超市发生的一次让人啼笑皆非的抢劫事件。七年之后杨庆拍摄了导演生涯的第二部作品——《火锅英雄》, 延续了《夜店》的风格, 同样是抢劫题材, 不过抢劫地点从超市变成了理财公司的钱库。

二、电影叙事学角度分析电影《火锅英雄》

(一) 影片叙事空间分析

电影是空间和时间相结合的综合艺术, 电影叙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变换, 这也是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电影的叙事空间指的是电影创作者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用以承载所要叙述的故事或事件中事物的活动场所或存在的空间。电影叙事空间主要是通过摄影机镜头, 结合蒙太奇组接进行展现。“镜头”和“场景”是电影叙事空间的基本度量单位, “场景”则是其最常用的度量单位。一般将某场戏的发生地在镜头中展现的部分当做一个场景, 也可以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当做场景。通过电影导演进行场面调度, 将单义

[1] (法) 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表意散论》第一卷, 巴黎: 克兰克西埃克出版社 1968 年版, 第 52 页。

性的叙事空间变得复杂、多义，从而引发观众对创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主题、人物等的思考。导演杨庆将影片的取景地选在山城重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是洞子火锅店和理财公司。选择重庆作为影片叙事的场景空间一方面是导演个人对家乡的情感，另一方面，重庆本身具有的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有利于影片叙事的展现。（1）重庆地势起伏较大，道路曲折，地下布满防空洞，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为影片中刘波等人私自扩建，打通钱库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2）重庆素有“立体城市”之称，这种特有的地形和常年阴雨的天气给这座城市增添了神秘感，赋予了一种魔幻荒诞色彩。《火锅英雄》讲述的就是一个看似荒诞但又很真实的底层小人物故事，两者的内在气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3）电影的主角刘波生于单亲家庭，生活面临不幸——火锅店经营不善、又欠了一屁股赌债，但身上有一股将情义、不服气的硬气，这个人物形象和重庆人骨子里苦中作乐、有情有义的精神很契合。（4）狭窄曲折的小道，常年暗淡的天空，地下幽深的防空洞也折射出影片中主要人物面临的生活窘境，引发观众对城市底层小市民生活现状的思考。

叙事空间虽然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空间，但二者并不等同，电影的叙事空间是电影创作者将故事空间进行拆分，然后根据自己的叙事需求将拆分的空间重新整合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空间整体。导演杨庆虽然选择将重庆作为整部影片大的叙事空间，但并没有拍摄现实中的重庆，选取重庆地标式的建筑取景。而是根据影片叙事内容选取洞子火锅店和理财公司作为主要场景空间，在这两个相对较小的空间内完成电影叙事。导演将天桥、轻轨、地下车库、洞子火锅店和理财公司等几个场景重新组合，构建出契合影片悬疑、犯罪又有些黑色幽默特点的具有“黑暗气质之美”的重庆。

（二）叙事结构分析——多线索叙事

叙事结构是一部电影的骨骼和脉络，也是观众获取观影体验的基础之一。《火锅英雄》这部电影采用了多线索叙事的叙事结构，多线索叙事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物融合在一起。在某段故事的平铺直叙中插入另一段故事，其优势是增加影片的叙事张力和戏剧性，为观众构建多姿多彩的感官体验，引发观影期待。同时也有利于从多个方面展现影片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使之更加丰满，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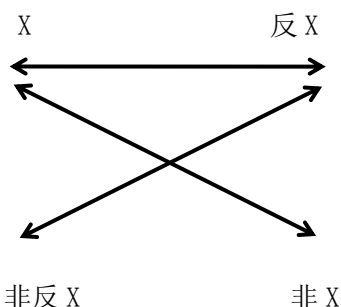
影片围绕着主角刘波延伸出三条叙事线索：第一条线，刘波与好友许东、王平川合伙开了一家“老同学”火锅店，为高价转让火锅店，三人私自扩建，不小心凿开了理财公司的钱库。为了秘密补洞，三人找到在理财公司上班的于小慧帮忙。因为这个洞，四个老同学多年后重新聚在一起，引发四人对青春的回忆。第二条线是劫匪线，影片的开场就是四个劫匪进入理财公司实施抢劫，后因被警察发现，四人寻找其他出口时发现了钱库的洞。影片以抢劫线开头，营造出紧张的气氛，将观众很快带入电影的情境中。但在劫匪发现破洞的时候，这条叙事线索戛然而止，制造悬念，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第三条线索是一方恶霸七哥向刘波索要赌债。意外凿穿的那个洞成为前两条线索交叉的关键点，洞让刘波等人有机会潜入打劫现场营教于小慧，同时也给劫匪逃离提供了新出口。不幸的是刘波不但没有就出于小慧，还被劫匪控制了。为了解救被控制的刘波等人，导演将第三条线引入。许东抢回了七哥从刘波手里拿走的装钱的背包，七哥心有不忿带人到火锅店报复，碰巧遇到四个劫匪，误以为劫匪是刘波的帮手，双方大打出手。在这种阴差阳错的情况下，刘波四人得以自救。三条叙事线索交叉表面上看很是荒诞，有“生搬硬套”之嫌，但这种意料之外的情节设定更加能够突出导演所要表达的主题。剥去“无巧不成书”的犯罪情节，观众会发现片中人物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在卷入抢劫事件前，他们是被生活遗忘的失败者，日子一天天得过且过。在他们身上，事业并不宏伟，感情也不顺心。影片人物所遇到的生活困境，

现实中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共情。导演借助这样一个故事致敬现实中所有认清生活的真相仍旧热爱它的人。

（三）符号矩阵理论分析人物关系

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结构语义学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他将普罗普的研究成果从民间故事这一具体对象演化为结构语义学范式，并在列维·斯特劳斯“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意义矩阵”的范式。格雷马斯指出，所有的叙事文本、乃至全部文本中，都包含着一个意义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的核心就是二元对立。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理论主要是先设定一个事物为 X，对立面是反 X，以及由此推演出的另一组相关且相对的非 X 和非反 X。因此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理论中，对立关系是基本关系，矛盾关系是辅助性的关系。符号矩阵理论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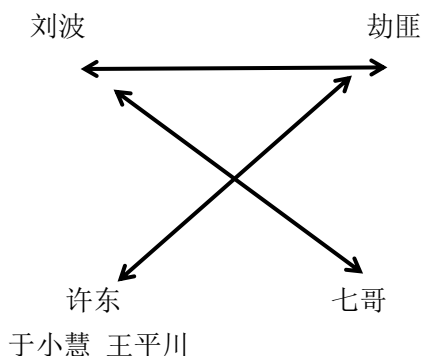
X、反 X、非反 X、非 X 这四者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关系中，X 与反 X 是对立关系，X 与非 X、反 X 与非反 X 是矛盾关系。通过这种分析方式，文本的意义结构便会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呈现，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未曾关注到的意义或关系，从而更准确、清晰的了解文本的叙事结构。

1、影片人物分析

故事里的人物是带动事件发展，引发矛盾碰撞的关键，同时又能够连接不同情境的空间和叙事线索。所以，影片人物是推动剧情、展示故事关键，是叙事的第一位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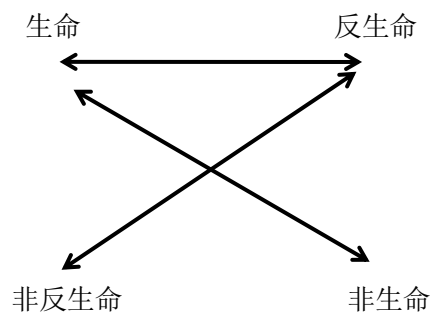
刘波作为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同时又是整部影片叙事的驱动式行动元，因此，刘波对应符号矩阵中的 X，劫匪站在刘波的对立面，所以是反 X，七哥存有矛盾——刘波所欠的赌债到期未能如数还清，但并不是对抗的关系，所以对应非 X，许东、王平川、于小慧作为刘波的好朋友，与劫匪存有一定的对立，是非反 X。

根据上面人物的角色分析，我们可以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画出影片的人物关系图：



2、意义矩阵分析

意义矩阵的核心是二元对立，通过对影片深层结构的剖析和解读，可以建立《火锅英雄》的意义矩阵：



影片中刘波等人和劫匪的对抗实际上是一场生命和反生命的较量。刘波、许东、王平川、于小慧四个人物形象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代表。他们身上存有市井小民身上小贪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会动摇心志，摇摆不定。生活也不尽如人意，事业也没有一帆风顺，朋友之间会有矛盾但困难时候仍伸出援手，甚至卷入莫名其妙的抢劫案中。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刘波出院前，四人坐在医院天台上吃火锅，决定继续开火锅店，一起回忆青春校园时光，这正是在生活中即使踉跄却仍坚定前行的普通人写照，因此可以看做是“生命”这个义素的象征。那劫匪就是“反生命”义素的象征，四个劫匪进入理财公司大肆打劫，发现公司女职员打电话求救，二话不说就要砍掉女职员双手。在识破刘波计谋，发现能够脱身的洞后，将刘波一伙人捆在一起，打算杀人灭口。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反生命、非人性的。影片叙事由生命和反生命间的对立关系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非生命和非反生命两个义素，共同完成影片叙事，避免影片叙事过于单薄，人物形象流于表面。通过对影片意义矩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导演隐藏在因缘际会的“抢劫”事件背后的深层意蕴，才能更深刻的发现生活中小人物身上的“英雄”特质。

参考文献

- [1] 戴锦华，影视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 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 [3] (加)安德烈·戈罗德(法)弗朗索瓦·若斯特，刘云舟译，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商务印书馆，2005
- [4] 王伟维，武计涛，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十月围城》[J]，新闻世界十二月刊
- [5] 孙东升，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电影《怦然心动》[J]，电影文学，2014年第24期

Analysis of the narratology of hotpot heroes

Wu Co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06)

Abstract: The director is hot pot hero Yang Qingji shot "club", the second big screen, the subject of the two films are chose few domestic film director touch subject - robbers on the subject, by means of this, the director Yang Qing sensitive subject matter to find his own way of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space.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vie narrative, mainly using the theory of gray mas symbol matrix, the film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relationship analysis, in order to have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n the film.

Keywords: Hotpot heroes film narratology semiotic rectangle

作者简介 (可选):吴丛 (1992-), 女, 山东济宁人,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影视文化。